

開放文學 – 推理探案 – 楊乃武與小白菜  
第十三回 一紙奇鸞箋劈開情網 三遷營免窟割斷紅絲

話說小白菜畢生姑，因昨晚楊乃武爽約，到書房中去找乃武，正欲訴說，聽得三姑一片的叫小白菜聲音，恐她撞見，慌忙把昨夜寫好的一封信，擲給乃武，匆匆的出去。三腳兩步，趕到自己客堂之外，正迎著三姑。三姑一見，即笑著道：「小白菜，哥哥回來了，快去快去？」生姑正奔得氣急口喘，聽是小小回來，不覺又是一慌，忍不住粉臉飛霞，心頭亂跳，隨了三姑，走到裡面，果然小小已是回來。原來小小因天氣炎熱，喻氏命他同去看房屋，才回家換穿衣服。小小衣服，都是生姑經手放摺，到了家中，不見生姑，一問三姑，知道到楊家去了。小小心頭已是打了個疙瘩，忙命三姑去喚，三姑到楊家一看，生姑并不在那裡，問詹氏哪裡去了，說是已回家，因此三姑一路的叫將回去，見生姑從外面到來，倒也並不查問，到了家中，三姑笑著向小大：「你說小白菜在楊家，她卻在外面，小大聽了，又瞧見生姑的面色不定，不由得疑心大起，暗想乃武書房正在外面，不要生姑，乃武二人，又在書房中幽會。好得自己不久就得搬出，如今也不必查了，反生出別的枝節，當下只向生姑取了衣服，穿好了出門而去。生姑方嚇著三姑說出自己在外，不要小大疑心，見小大一言不問，倒放下心來。卻說乃武在書房中，瞧生姑進來，心中嚇得卜卜亂跳，方欲以正言相勸，卻得三姑一片叫喚，招生姑叫去，臨行之時，丟下了一封書信，即拾將起來，一看上面寫得：二哥親訴四字，字跡十分娟秀，正是生姑親筆，忙拆開一看，只見上面寫道：「二哥愛鑒，啟者，竊以去歲以還，蒙哥不棄，不以賤軀為辱，誓以百年，妹生不逢辰，荆門不幸，橫遭摧迫，孑子弱弱，茫無所依，母老家貧，無以為生，乃有童養之舉。方以為可以出水火而登衽度，而妹命薄天生，夫婿既形如鬼魅，身高不滿五尺，目不識丁，胸無片墨之儲，又寒若范叔，釜可生塵，衷心之悲，無可倫比。清夜捫思，常淚洗鴛枕。去歲而後，大假良緣，得逢君子，復不以妹微賤使侍床側，方擬百年相偕，不意罡風陡起，吹折鴛翼，常此以往，情何以堪。醜如厲鬼之葛小大，望且生畏，安能同床共枕。只以哥之相勸，聊忍一時，偷生以侍君子，今彼耽耽虎視，視妹為囚，難越雷池一步，不復能侍哥以遭妹悲哀心懷。永夜迢迢，轉輾反側，只以淚洗面。妹身雖蟄于斗室，心固未嘗一日不飛越于哥之左右也。此情此景，安可一日以居。哥素愛妹，義無坐視，只即加援手，拯妹于枯井之底，設法與葛氏解婚，俾得常侍君子，雖位列小星，亦所夙愿。昔日之山誓海約，固言猶在耳，當不致為薄幸李郎，使妹之愿于危殆，昨夜待哥三更，而哥竟爽約。豈微賤之質，不足當君子之一兮，則妹以能仗鼎力，得脫牢籠，將長齋黃卷古佛齊燈，了此一生，以報哥之德，葛氏鼻鷗，誓不愿借其永生，妹萍飄弱苦，所仗者只哥而已矣。氣憐而一諾，無任感激。生當隕首，死當結草以報，臨書涕泣，惶恐待命。伏維賜滄是禱，妹畢生估叩啟。」

乃武看畢，覺得滿信的哀怨悱惻，不忍卒讀，只是自己自詹氏諷勸之後，已是大徹大悟，決不再淪漩渦，致自取罪戾，有傷陰鷺，這封書內，又一味的欲與小大悔婚，倘是不去復她，自己落一個薄幸之名，倒也不必說他。不要生姑，由怨生恨，真是弄出了別的變故，非惟害了生姑，又拆散了小大姻緣，或者意致把小大好端的一家人家，弄得妻散家破，罪過不小，不禁大為躊躇起來。好半晌，陡的想起生姑前次，也向自己說要同小大悔婚，被自己反復開導了一番，便知道其中利害，不再提起，生姑這人，原不是個不良女子，只因未知其中道理，方有悔婚的思想。如今也可勸她一番，或者也能使她醒悟，同小大相敬如賓，豈不是好。自己也可將功折罪，但是當面勸他，一則又得被人生疑。二則有些言語，倒不好啟口，不如也寫一封規勸她的書信，使她見了明白其中利弊，反較為妥當，想定辦法，即提起筆來寫道：

「賢妹妝次：奉華誦讀未罄，覺如清夜杜鵑，哀怨不忍卒讀，兄衣襟為之濕透，妹之所言，固未嘗不合于情理。彼僥村俗，何能匹妹之清麗絕艷。惟以兄所知，尚非如妹之思。足以磊落之軀，蒙妹不棄，不以僥夫視之，愿托終身，期以白首，衷心之感，無復言宣。然人生于世，所貴重者，只為名節。若名節已墮，終為人所不齒，尤以女子為最烈，所謂一女不嫁二夫者是也（妹與小大為夫婦，雖未成婚，而有慈母之命，媒約之言，名正言順。又復自幼無居，形影未離，盡鄉里之人，莫不知之，夫歸為人倫之道，嫁夫之得失，非以貌別，自當視丈夫之德行性氣，不能以貌醜陋，遽謂遇人不淑，小大雖醜，其心則良，待妹亦未嘗一日疾言厲色。妹若能平心相待，必能美滿恩愛。若視辨貌色之優劣，而定遇人良惡，則蕩婦娘子之所為，非溫淑女子所宜。且女子首重三從四德，兄與妹之遇合，終屬苟且，幸而未為鄉人所知，否則，人言嘖嘖，非惟兄之不能立足于故鄉，即妹亦不免受萬人之唾罵。故悔婚之舉，斷乎不可。兄于日前，已當面陳其中利害，妹秀慧異常，當能明達，還祈三思。小大面醜，其心則喜，必能體貼妹懷，琴瑟和諧。顧小大一家，所仗者只妹一人，一旦悔婚，貧苦之家，安能得娶妻，遂致家破人亡，于心何忍。鄉人知之，亦必詈妹之無良，尚有何面目，偷生人世。此中利害，可洞若觀火，無待兄之曉曉，妹自能知之也。夫婦之間，相敬如賓，梁鴻孟光，世所稱道。為女子者，宜敬其夫君，方稱賢婦，妹如能敬愛小大，無件無違，自有至樂。孟梁不能專美于前，而兄與妹之聲譽，亦能因此而保全。兄于去年，以愛妹之深，情不自持，致隙情網。冥冥之中，陰鷺已傷。迄今以思，疚愧無似，若不亟圖自救，天道好喜，自古已然，恐報應之速，即在目前，前日小大歸來，聊以示警，苦海無邊，回頭是岸，失之東隅，尚能收之桑榆，此所以前晚之約不得不爽，自救亦即為拯妹。區區苦衷，伏乞原有。妹如不以兄言為忤，敬事小大，名節既保，後福無窮。不然一旦東窗事發，法網難逃，終且淪于萬劫不復之中。自此而後，兄當盡其所能，助妹伉儷，以贖前衍。惠書所言，不敢承命。以妹之明，必不以兄言為河漢，憬然恍悟，力保名節，兄感且無量，伏維三思是幸。專復妝安。」

寫好之後，密封在信封之內，上面雙寫了：生妹親啟四字，暗想生姑非是個淫蕩婦，瞧了這封書信之後，若是能得憬然而悟，倒也是一件功德，可以保住葛家血食，雖是去年自己去勾生姑，喪盡陰鷺，這麼一來，或者能得將功折罪，心中倒是歡樂。把信藏在身上，瞧有機會，即交給生姑。這夜乃武仍宿在詹氏房中，悄悄的把生姑書信，同了自己怎樣寫下回信，勸導生姑的話，細細的向詹氏說了。詹氏聽了，很是歡喜，知道乃武自被自己勸後，已懸崖勒馬，苦海回頭，經此不會出什麼岔子的了。

一宿無話。到了明天午後，生姑又到楊家來游玩，暗探消息，乃武怎樣對答。恰巧乃武在客堂之中，詹氏、葉氏都在裡面房內。乃武趨勢把自己寫好的書信，悄悄交給生姑道：「賢妹回去細看，自能知道一概情由。」說畢，自出去到書房中去，生姑忙把信藏好，怕就此回去，詹氏等起了疑心，又到詹氏房中談了一回，方告辭回去。三姑這時，巧是不在房內，生姑忙取出乃武書信，拆開細觀，生姑為人，本不是個淫娃蕩婦，這一回只因了小小監視甚嚴，不能同乃武會面，由愛生怨，方把悔婚心念，再提上心頭。不然，早經乃武把其中利害，解說明白，生姑也知道悔婚之後，非惟沒有利益，反而弄到身敗名裂。如今瞧了乃武相勸的書信，言正義嚴，把女子應當三從四德，方算得一個賢惠婦人，說得十分明了，不禁恍然大悟，覺得以前同乃武的苟且，真是喪名敗節的事情，若不極早回頭，將來不免被小大撞破，弄得萬人唾罵。不要說是自己無顏偷生于世，便連乃武也難于立足的了，豈不成了愛之適以害之了呢，不如趕速回頭，可以保住名節。好得同乃武的苟且，旁人一無所知，小大有疑心，也不能說定，何況別人。自此之後，不再同乃武往來，小大那裡能得說定自己同乃武有了奸情，豈不是名譽無礙，有誰敢說自己不貞節呢。真所謂苦海無邊，回頭是岸。心中不覺十分歡喜，并不以為乃武薄幸，反覺感激乃武。自這一天之後，乃武同生姑雖仍不時見面，卻以禮自守，絕未幽會過一次。也虧得如此，不然覆點難雪；乃武也險些兒冤沉海底，此是後話。

卻說生姑自被乃武勸導之後，對待小大越發的比前敬愛，并不以小大醜陋憎嫌。不過生姑生就花一般的容貌，嫁這麼一個醜八怪的人物，心中不免有紅顏薄命的感嘆，這也是人情之常，不足以責生姑。過了幾天，小大同喻氏已定好了房屋，在本鎮太平街，是一進樓房，租金等都便宜。喻氏因了那天小小說起生姑同乃武有了奸情，即一同商議搬出乃武家中居住，打聽得太平街內有一進空屋，同小大去一瞧，倒很合意，租金又小，正合小大居住，便付了定洋，同敬天商議，何日搬進。敬天把日曆番開，一面觀看，一面向喻氏笑道：「姊姊，你瞧，揀得離吉期遠些，還是近些的好呢？」喻氏沉吟了一下道：「我看還是離吉期近些，可以到

了搬家的前數天，再命小大告知生姑，免得又生什麼變故。」敬天點頭道：「正是，我也是這般想。我們這一次的搬家，都為了生姑同楊乃武不要有了奸情，才要搬出楊家，以免以後的風波。生姑如今未必知道我們正瞧房子搬家，若是她是同了乃武不做好事，知道了要搬出楊家，不能再同乃武隨意幽會，心中自然是不樂意了，不免又得生枝生節。不如揀一個離婚期近一些的日子，使生姑知道，也來不及生出枝節來了。」喻氏道：「正是正是。我也是這個主意。」敬天即翻了一回黃歷，見六月十一，正是黃道吉日的好日子，最宜遷居，便向喻氏說了。喻氏覺得很好，離六月十八的圓房，只有七天，生姑要生變故，也萬萬來不及的。當下即告知了小大，命他在六月初六七光景，告訴生姑，教他向楊家退租，瞧她怎樣的神色，小大答應回去，也不向生姑說起。

流光駒隙，不覺已到了六月初旬。那一天，小大從店中回來。向生姑道：「妹妹，媽說這裡的房屋雖是不差，終究同人家合一個宅子，不大便當，因此要搬到太平街居住，房屋已由媽同舅舅看過，一切都好，已定了十一搬去，明天請你向楊家說明，還把東西收拾收拾，免得臨時慌忙，明天媽還親自來同你商議咧。」生姑聽得，陡的吃了一驚。只是生姑自從乃武寫信勸導了一番，已把乃武的事情完全斷絕。對於小大抱著敬愛之心，因此聽得搬家，雖有些不樂，倒也無可無不可的，隨口應了一聲，只覺得小大平時，并未談及搬家，如今突然要搬到太平街居住，而且日期很是倉促，心中不免懷疑起來。細細一想，不由得心中大悟，已知道定是小大疑心自己同乃武苟且，所以悄悄的同喻氏等商議，搬出楊家，另行居住。忍不住叫了慚愧，虧得乃武先期見及，果然小大已生了疑心。好得如今我們二人已斬斷情絲，不然，豈不要戀戀不舍，弄到身敗名裂呢。這晚小大只咐囑生姑把東西收拾收拾，倒也沒有別話。到了明天，喻氏到來，向生姑說了要搬家另住，請生姑去向楊家說明，是因了圓房之後不便，要另行居住。生姑一口答應，午飯過了，即到楊家，恰巧乃武也在裡面，生姑把小大要遷居的話，向詹氏等三人說了。詹氏聽了，正中心懷，暗認自此以後，可以把乃武、生姑二人完全斷絕，便滿口應諾。乃武亦知道小大所以遷居的緣由，好得自己已是醒悟，便答應了一聲。生姑見楊家并無說話，興匆匆的回去告知喻氏。喻氏瞧生姑對於搬家絕無不歡之色，心中很是納罕，以為小大的疑心完全虛事，也很歡樂的吩咐了生姑、三姑二人收拾東西。到了十一，自己再來相助，說畢，自回家中，欲知後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